

神鵰俠侶

叁

金庸



朗聲圖書

廣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广州出版社

金庸作品集 11

金庸 著

神雕侠侣

叁



NLIC29708414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雕侠侣/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9. 12 (2012. 06 重印)
ISBN 978-7-5462-0070-5

I. ①神… II. ①金…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6527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7-080号



本书版权由查良镛(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
(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8008301315,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075586023780。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录

第二十一回	襄阳鏖兵	695
第二十二回	危城女婴	729
第二十三回	手足情仇	771
第二十四回	意乱情迷	799
第二十五回	内忧外患	833
第二十六回	神雕重剑	869
第二十七回	斗智斗力	905
第二十八回	洞房花烛	941
第二十九回	劫难重重	973
第三十回	离合无常	1007

第二十一回 襄阳鏖兵

杨过正想拔出匕首，忽听得窗外有人轻轻弹了三下，急忙闭目不动。

郭靖便即惊醒，坐起身来，问道：“蓉儿么？可有紧急军情？”窗外却再无声音。郭靖见杨过睡得鼻息调匀，心想他好容易睡着了，别再惊醒了他，于是轻轻下床，推门出房，只见黄蓉站在天井中招手。郭靖走近身去，低声问道：“什么事？”

黄蓉不答，拉着他手走到后院，四下瞧了瞧，这才说道：“你和过儿的对答，我在窗外都听见啦。他不怀好意，你知道吗？”郭靖吃了一惊，问道：“什么不怀好意？”黄蓉道：“我听他言中之意，早在疑心咱俩害死了他爹爹。”郭靖道：“他或许确有疑心，但我已答应将他父亲逝世的情由详细说给他知道。”黄蓉道：“你当真要毫不隐瞒的说给他听？”郭靖道：“他父亲死得这么惨，我心中一直自责。杨康兄弟虽然误入歧途，但咱们也没好好劝他，没想法子挽救。”黄蓉哼了一声，道：“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可救的？我只恨杀他不早，否则你那几位师父又何致命丧桃花岛上？”郭靖想到这桩恨事，不禁长长叹了口气。

黄蓉道：“朱大哥叫芙儿来跟我说，这次过儿来到襄阳，神气中很透着点儿古怪，又说你和他同榻而眠。我担心有何意外，一直守在你窗下。我瞧还是别跟他睡在一房的好，须知人心难测，而他父亲……总是因为一掌拍在我肩头，这才中毒而死。”郭靖道：“那可不能说是你害死他的啊。”黄蓉道：“既然你我均有杀他之

心，结果他也因我而死，那么是否咱们亲自下手，也没多大分别。”郭靖沉思半晌，道：“你说得对。那么我还是不跟他明言的为是。蓉儿，你累了半夜，快回房休息罢。过了今晚，明日我搬到军营中睡。”

他知爱妻识见智计胜己百倍，虽不信杨过对己怀有恶意，但她既如此说，也便遵依，于是伸手扶着她腰，慢慢走向内堂，说道：“过儿奋力夺回武林盟主之位，于国家大事上是非分明；两次救你和芙儿，全不顾自身安危，这等侠义心肠，他父亲如何能比？”黄蓉点头道：“这样的少年本是十分难得，但他心中有两个死结难解，一是他父亲的死因，一是跟他师父的私情。唉，我好不容易说得龙姑娘离他而去，可是过儿神通广大，不知怎地又找到了她。瞧他师徒俩的神情，此后是万万分拆不开的了。”郭靖默然半晌，忽道：“蓉儿，你比过儿更加神通广大，怎生想个法子，好歹要救他不致误入歧途。”

黄蓉叹了口气道：“别说过儿的事我没法子，就连咱们的大小姐，我也不知如何是好。靖哥哥，我心中只有一个你，你心中也只有一个我。可是咱们的姑娘却不像爹娘，心里同时有两个少年郎君，对武家哥儿俩竟是不分轩轻。这教做父母的可有多为难。”

郭靖送黄蓉入房，等她上床睡好，替她盖好了被，坐在床边，握住她手，脸露微笑。近月来二人都为军国之事劳碌，夫妻之间难得能如此安安静静的相聚片刻。二人相对不语，心中甚感安适。

黄蓉握着丈夫的手，将他手背轻轻在自己面颊上摩擦，低声道：“靖哥哥，咱们这第二个孩子，你给取个名字。”郭靖笑道：“你明知我不成，又来取笑我啦。”黄蓉道：“你总是说自己不成。靖哥哥，普天下男子之中，真没第二个胜得过你呢。”这两句话说得情意深挚，极是恳切。

郭靖俯下头来，在爱妻脸上轻轻一吻，道：“若是男孩，咱们叫他作郭破虏，若是女孩呢？”想了一会，摇头笑道：“我想不出，你给取个名字罢。”黄蓉道：“丘处机道长给你取这个‘靖’字，

是叫你不忘靖康之耻。现下金国方灭，蒙古铁蹄又压境而来，孩子是在襄阳生的，就让她叫作郭襄，好使她日后记得，自己是生于这兵荒马乱的围城之中。”

郭靖道：“好啊，但盼这女孩儿将来别像她姊姊那么淘气，年纪这么大了，还让父母操心。”黄蓉微微一笑，道：“若是操心得累了，那也罢了，就只……”叹了口气，道：“我好生盼望是个男孩儿，好让郭门有后。”郭靖抚摸她头发，说道：“男孩儿、女孩儿不都一样？快睡罢，别再胡思乱想了。”给她拢了拢被窝，吹灭烛火，转身回房，见杨过睡得兀自香甜，鼓交三更，于是上床又睡。

哪知他夫妻俩在后院中这番对答，都教杨过隐身在屏门之后听了个清楚。郭靖黄蓉走入内堂，杨过仍是站着出神，反来覆去的只是想着黄蓉那几句话：“我只恨杀他不早……他父亲一掌拍在我肩头，这才中毒而死……你我均有杀他之心，结果他也因我而死。”心想：“我父因他二人而死，那是千真万确、再无可疑的了。这黄蓉好生奸滑，对我已然起疑，今晚我若不下手，只怕再无如此良机。”当下回房静卧，等郭靖回来。

郭靖揭被盖好，听得杨过微微发出鼾声，心道：“这孩子这时睡得真好。”于是轻轻着枕，只怕惊醒了他。过了片刻，正要朦胧睡去，忽觉杨过缓缓翻了个身，但他翻身之际鼾声仍是不停。郭靖一怔：“任谁梦中翻身，必停打鼾。这孩子呼吸异常，难道他练内功时运逆了气么？这岔子可不小。”却全没想到杨过是假装睡熟。

杨过缓缓又翻了个身，见郭靖仍无知觉，于是继续发出微微鼾声，一面走下床来。原来初时他想在被窝中伸手过去行刺，但觉相距过近，极是危险，倘若郭靖临死之际反击一掌，只恐自己也难逃性命，便想坐起之后出刀，总是忌惮对方武功太强，于是决意先行下床，一刀刺中郭靖要害，立即破窗跃出，又怕自己鼾声一停，使郭靖在睡梦中感到有异，因是一面下床，一面假装打鼾。

这么一来，郭靖更是给他弄得满腔糊涂，心想：“这孩子莫非

得了梦游离魂之症？我若此时出声，他一惊之下，气息逆冲丹田，立时走火入魔。”于是一动也不敢动，侧耳静听他的动静。

杨过从怀中缓缓拔出匕首，右手平胸而握，一步步走到床前，突然举臂运劲，挺刀正要刺出，只听得郭靖说道：“过儿，你做什么恶梦了？”

杨过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双足一点，反身破窗而出。他去得快，郭靖追得更快，他人未落地，只觉双臂一紧，已被郭靖两手抓住。杨过万念俱灰，知道自己武功远非其敌，抗拒也是无用，当下闭目不语。

郭靖抱了他跃回房中，将他放在床上，搬他双腿盘坐，两手垂于丹田之前，正是玄门练气的姿式。杨过又恨又怕：“不知他要用什么恶毒的法子折磨我？”突然间想起了小龙女，深吸一口气，要待纵声大呼：“姑姑，我已失手被擒，你赶快逃命。”

郭靖见他突然急速运气，更误会他是练内功岔了气道，心想：“当此这危急之际只能缓缓吞吐，如此大呼大吸，大有危害。”忙出掌按住了他小腹。

杨过丹田被郭靖运浑厚内劲按住，竟然叫不出声，心中挂念着小龙女的安危，只急得面红耳赤，急想挣扎，苦于丹田被按，全身受制，竟然动弹不得。

郭靖缓缓的道：“过儿，你练功太急，这叫作欲速则不达，快别乱动，我来助你顺气归源。”杨过一怔，不明他其意何指，但觉一团暖气从他掌心渐渐传入自己丹田，说不出的舒服受用，又听郭靖道：“你缓缓吐气，让这股暖气从水分到建里，经巨阙、鸠尾，到玉堂、华盖，先通了任脉，不必去理会别的经脉。”

杨过听了这几句话，又觉到他正在以内功助己通脉，一转念间已猜到了八九分，暗叫：“惭愧！原来他只道我练功走火入魔，以致行为狂悖。”当下暗运内息，故意四下冲走，横奔直撞，似乎难以克制。郭靖心中担忧，掌心内力加强，将他四下游走的乱气收束在一处。杨过索性力求逼真，他此时内功造诣已自不浅，体中内息

狂走之时，郭靖一时却也不易对付，直花了半个时辰，才将他逆行的气息尽数归顺。

这番冲荡，杨过固然累得有气无力，郭靖也是极感疲困，二人一齐打坐，直到天明，方始复元。郭靖微笑道：“过儿，好了吗？想不到你的内力已有如此造诣，险些连我也照护不了。”杨过知他为了救助自己，不惜大耗功力，不禁感动，说道：“多谢郭伯伯救护，侄儿昨晚险些闹成了四肢残废。”

郭靖心道：“你昨晚昏乱之中，竟要提刀杀我，幸好你自己不知，否则宁不自愧？”他只怕杨过知晓此事后过意不去，于是岔开话题，说道：“你随我到城外走走，瞧一下四城的防务。”杨过应道：“是！”

二人各乘一匹战马，并骑出城。郭靖道：“过儿，全真派内功是天下内功正宗，进境虽慢，却绝不出岔子。各家各派的武功你都可涉猎，但内功还是以专修玄门功夫为宜。待敌兵退后，我再与你共同好好研习。”杨过道：“昨晚我走火之事，你可千万别跟郭伯母说，她知道后定要笑我，说我学了龙姑姑旁门左道的功夫，以致累得伯伯辛苦一场。”郭靖道：“我自然不说。其实龙姑娘的功夫也非旁门左道，那是你自己胡思乱想，未得澄虑守一之故。”杨过料知此事只要给黄蓉获悉，立时便识破真相，听郭靖答应不说，心中大安。

二人纵马城西，见有一条小溪横出山下。郭靖道：“这条溪水虽小，却是大大有名，名叫檀溪。”杨过“啊”了一声，道：“我听人说过三国故事，刘皇叔跃马过檀溪，原来这溪水便在此处。”郭靖道：“刘备当年所乘之马，名叫的卢，相马者说能妨主，哪知这的卢竟跃过溪水，逃脱追兵，救了刘皇叔的性命。”说到此处，不禁想起了杨过之父杨康，喟然叹道：“其实世人也均与这的卢马一般，为善即善，为恶即恶，好人恶人又哪里有一定的？分别只在心中一念之差而已。”

杨过心下一凛，斜目望郭靖时，见他神色间殊有伤感之意，显

然不是出言讥刺自己，心想：“你这话虽然不错，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夫妻俩暗中害死我父，难道也是善么？当真是大言炎炎，不知羞惭。”他对郭靖事事佩服，但一想到父亲死于他夫妻手下，总是不自禁的胸间横生恶念。

二人策马行了一阵，到得一座小山之上，升崖远眺，但见汉水浩浩南流，四郊遍野都是难民，拖男带女的涌向襄阳。郭靖伸鞭指着难民人流，说道：“蒙古兵定是在四乡加紧屠戮，令我百姓流离失所，实堪痛恨。”

从山上望下去，见道旁有块石碑，碑上刻着一行大字：“唐工部郎杜甫故里。”杨过道：“襄阳城真了不起，原来这位大诗人的故乡便在此处。”

郭靖扬鞭吟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

杨过听他吟得慷慨激昂，跟着念道：“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郭伯伯，这几句诗真好，是杜甫做的么？”郭靖道：“是啊，前几日你郭伯母和我谈论襄阳城守，想到了杜甫这首诗。她写了出来给我看。我很爱这诗，只是记心不好，读了几十遍，也只记下这几句。你想中国文士人人都会做诗，但千古只推杜甫第一，自是因他忧国爱民之故。”杨过道：“你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么文武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般的。”郭靖听他体会到了这一节，很是欢喜，说道：“经书文章，我是一点也不懂，但想人生在世，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汉、真豪杰了。”

杨过问道：“郭伯伯，你说襄阳守得住吗？”郭靖沉吟良久，手指西方郁郁苍苍的丘陵树木，说道：“襄阳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人物，自然是诸葛亮。此去以西二十里的隆中，便是他当年耕田隐居的地方。诸葛亮治国安民的才略，我们粗人也懂不了。他曾说只知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最后成功失败，他也看不透

了。我与你郭伯母谈论襄阳守得住、守不住，谈到后来，也总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

说话之间，忽见城门口的难民回头奔跑，但后面的人流还是继续前涌，一时之间，襄阳城外大哭小叫，乱成一团。

郭靖吃了一惊，道：“干么守兵不开城门，放百姓进城？”忙纵马急奔而前，一口气驰到城外，只见一排守兵弯弓搭箭，指着难民。郭靖大叫：“你们干什么？快开城门。”守将见是郭靖，忙打开城门，放他与杨过进城。郭靖道：“众百姓惨受蒙古兵屠戮，怎不让他们进来？”守将道：“吕大帅说难民中混有蒙古奸细，千万不能放进城来，否则为祸不小。”

郭靖大声喝道：“便有一两个奸细，岂能因此误了数千百姓的性命？快快开城。”郭靖守城已久，屡立奇功，威望早著，虽无官职，但他的号令守将不敢不从，只得开城，同时命人飞报安抚使吕文德。

众百姓扶老携幼，涌入城来，堪堪将完，突见远处尘头大起，蒙古军自北来攻。宋兵分别散开，隐身城垛之后守御。只见城下敌军之前，当先一大群人衣衫褴褛，手执棍棒，并无一件真正军器，乱糟糟不成行列，齐声叫道：“城上不要放箭，我们都是大宋百姓！”蒙古精兵铁骑却躲在百姓之后。

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军攻城，总是驱赶敌国百姓先行，守兵只要手软罢射，蒙古兵随即跟上。此法既能屠戮敌国百姓，又可动摇敌兵军心，可说是一举两得，残暴毒辣，往往得收奇效。郭靖久在蒙古军中，自然深知其法，但要破解，却是苦无良策。只见蒙古精兵持枪执刀，驱逼宋民上城。众百姓越行越近，最先头的已爬上云梯。

襄阳安抚使吕文德骑了一匹青马，四城巡视，眼见情势危急，下令道：“守城要紧，放箭！”众兵箭如雨下，惨叫声中，众百姓纷纷中箭跌倒，其余的百姓回头便走。蒙古兵一刀砍去个首级，一

枪刺出个窟窿，逼着众百姓攻城。

杨过站在郭靖身旁，见到这般惨状，气愤难当，只听吕文德叫道：“放箭！”又是一排羽箭射了下去。郭靖大叫：“使不得，莫错杀了好人！”吕文德道：“如此危急，便是好人，也只得错杀了。”郭靖叫道：“不，好人怎能错杀？”

杨过心中一动，暗念：“莫错杀了好人！好人怎能错杀？”

郭靖叫道：“丐帮兄弟和各位武林朋友，大家跟我来！”说着奔下城头。杨过跟了下来。郭靖道：“你昨晚练气伤身，今日千万不能用力，在城头上给我掠阵罢。”杨过见蒙古兵屠戮汉人，真是当他们猪狗不如，本想随郭靖下去大杀一阵，听了他这话，心中一怔，又不能直说昨晚其实并非练功走火，只得回上城头。

郭靖率领众人，大开西门，冲了出去，迂回攻向蒙古军侧翼。在众百姓之后押队的蒙古军当即分兵来敌。郭靖所率领的大半是丐帮好手，另有一小半是各地来投的忠义之士，齐声呐喊，奋勇当先，两军相交，即有百余名蒙古兵被砍下马来。眼见这队蒙古千人队抵挡不住，斜刺里又冲到一个千人队，挥动长刀，冲刺劈杀。蒙古军是百战之师，猛勇剽悍，郭靖所率壮士虽然身有武艺，一时之间却也不易取胜。被逼攻城的众百姓见蒙古军专心厮杀，不再逼攻，发一声喊，四下逃散。

只听得东边号角声响，马蹄奔腾，两个蒙古千人队疾冲而至，接着西边又有两个千人队驰来，将郭靖等一群人围在垓心。

吕文德在城头见到蒙古兵这等威势，只吓得心胆俱裂，哪敢分兵去救？

杨过站在城头观战，心中反复念着郭靖那两句话：“莫错杀了好人！好人怎能错杀？”眼见他身陷重围，心想：“城头本来只须不断放箭，射死一些百姓，蒙古兵便无法攻上。郭伯伯眼下身遭危难，全是为了不肯错杀好人而起。这些百姓与他素不相识，绝无渊源，他尚且舍命相救，他又何以要害死我爹爹？”

眼望着城下的惨烈厮杀，心中的念头却只是绕着这个难解之谜

打转：“他和我爹爹义结金兰，交情自不寻常，但终于下手害他，难道我爹爹真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么？”他自小想像父亲仁侠慷慨，英俊勇武，乃是天下一等一的好男儿，突然要他承认父亲是个坏人，实是万万不能。可是在他内心深处，早已隐约觉得父亲远远不及郭伯伯，只是以前每当甫动此念，立即强自压抑，此刻却不由得他不想到此节了。

这时城下喊声动天地，郭靖一千人左冲右突，始终杀不出重围。朱子柳率领一队人马，武氏兄弟与郭芙另行率领一队人马，均欲出城接应，只听得号角声急，蒙古又有四个千人队冲到城门之前。忽必烈用兵果然非同寻常，只待城中开门接应，四队精兵便一拥而入。吕文德瞧得心惊肉跳，大声传令：“不许开城！”又命两百名刀斧手严守城门之旁，有敢开启城门者立斩。大将王坚领弓箭手在城头不住放箭。

城内城外乱成一团，杨过心中也是诸般念头互相交战，一时盼望郭靖就此陷没在乱军之中，一时又望他杀退敌军。突见蒙古军阵势乱了，数千骑兵如潮水般向两旁溃退，郭靖手持长矛，纵马驰出，身后壮汉结成方阵，冲杀而前。这方阵甚是严整，片刻间已冲到城门口，郭靖回转马头，亲自殿后，长矛起处，接连将七八名蒙古将官挑下马来。蒙古兵将一时不敢逼近。

吕文德对郭靖倚若长城，见他脱险，心中大喜，忙叫：“开城！只可小开，千万不能大开！”当下城门开了三四尺，仅容一骑，众壮汉陆续奔进城来。蒙古中军黄旗招动，两队军马分自左右冲到。吕文德大叫：“郭靖兄弟，快进城！咱们不等旁人了。”郭靖见部属未曾尽数脱险，哪肯先行入城，反而回马上前，刺杀了两名冲得最近的蒙古勇士。

但大军既动，犹如潮水一般，郭靖虽武艺精深，一人之力，又怎抵挡得了大军冲击？朱子柳在城头见情势危急，忙垂下一根长索，叫道：“郭兄弟，抓住了。”郭靖一回头，见最后一名丐帮兄弟已经入城，却有十余名蒙古兵跟着冲进城门。城门旁的刀斧手一

面抵敌，一面用力关门，两尺厚的铁门缓缓合拢。郭靖大喝一声，挺矛刺死了一名蒙古十夫长，纵身跃起，拉住了长索。朱子柳奋力拉扯，郭靖登时向上升了丈许。

蒙古军督战的万夫长大喝：“放箭！”霎时之间千弩齐发。郭靖上跃之际早已防到此着，扯下长袍下襟，右手拉索，左手将袍子在身前舞得犹如一块大盾牌，劲力贯袍，将羽箭尽皆挡开，只是他所乘的坐骑却在城门前连中数百枝长箭，竟如刺猬一般。朱子柳双手交替，将郭靖越拉越高。

眼见他身子离城头尚有二丈，蒙古军中突然转出一个高瘦和尚，身披黄色袈裟，正是金轮法王。他从一名蒙古军官手中接过铁弓长箭，拉满了弦，搭上狼牙雕翎，心知郭靖与朱子柳都武艺深湛，倘若射向人身，定被挡开，当下右手一松，羽箭离弦，向长索中节射去。这一招甚是毒辣，羽箭离郭朱二人均有一丈上下，二人无法相挡。金轮法王尚怕二人突出奇法破解，一箭既出，又分向朱子柳与郭靖各射一箭。第一箭拍的一声，将长索断成两截，第二第三箭势挟劲风，续向朱郭二人射到。

长索既断，郭靖身子一沉，那第二箭自是射他不着。朱子柳但觉手上一轻，叫声：“不好！”羽箭已到面门。这一箭劲急异常，发射者显是内力极为深厚，此刻城头上站满了人，朱子柳心知若是低头闪避，这箭定须伤了身后之人，当下左手伸出二指，看准长箭来势，在箭杆上一拨，那箭斜斜的落下城头去了。

郭靖一觉绳索断截，暗暗吃惊，跌下城去虽然不致受伤，但在这千军万马包围之中，如何杀得出去？此时敌军逼近城门，我军若是开城接应，敌军定然乘机抢门。危急之中不及细想，左足在城墙上一点，身子斗然拔高丈余，右足跟着在城墙上一点，再升高了丈余。这路“上天梯”的高深武功当世会者极少，即令有人练就，每一步也只上升得二三尺而已，他这般的在光溜溜的城墙上踏步而上，一步便跃上丈许，武功之高，的是惊世骇俗。霎时之间，城上城下寂静无声，数万道目光尽皆注视在他身上。

金轮法王暗暗骇异，知道这“上天梯”功夫全凭提一口气跃上，只消中间略有打岔，令他一口气松了，第三步便不能再行窜上，当下弯弓搭箭，又是一箭向郭靖背心射去。

箭去如风，城上城下众军齐叫：“休得放箭！”两军见郭靖武功惊人，个个钦服，均盼他就此纵上城头。蒙古兵虽是敌人，却也崇敬英雄好汉，突见有人暗箭加害，无不愤慨。

郭靖听得背后长箭来势凌厉，暗叫：“罢了！”只得回手将箭拨开。两军数万人见他背后犹似生了眼睛一般，这一箭偷袭竟然伤他不得，齐声喝彩。但就在震天响的彩声之中，郭靖身子已微微向下一沉，距城头虽只数尺，却再也窜不上去了。

当两军激战之际，杨过心中也似有两军交战一般，眼见郭靖身遭危难，他上升下降，再上再落，这两下起伏只片刻间之事，杨过心中却已转了几次念头：“他是我杀父仇人，我杀他不杀？救他不救？”当郭靖使“上天梯”功夫将上城头之际，杨过便想凌空发掌击落，郭靖在半空无所借力，定然身受重伤，堕下城去。他稍一迟疑，郭靖已被法王发箭阻挠，无法纵上。杨过心中乱成一团，突然间左手拉住朱子柳手中半截绳索，扑下城去，右手已抓住了郭靖的手臂。

这一下奇变陡生，但朱子柳随机应变，快捷异常，当即双臂使劲，先将绳索向下微微一沉，随即劲运双臂，急甩过顶。杨过与郭靖二人在半空中划了个圆圈，就如两头大鸟般飞在半空。城上城下兵将数万，无不瞧得张大了口合不拢来。

郭靖身在半空，心想连受这番僧袭击，未能还手，岂非输于他了？望见金轮法王又是一箭射来，左足一踏上城头，立即从守军手中抢过弓箭，猿臂伸屈，长箭飞出，对准金轮法王发来的那箭射去，半空中双箭相交，将法王来箭劈为两截。法王刚呆得一呆，突然疾风劲急，铮的一响，手中铁弓又已断折。要知法王与郭靖的武功虽在伯仲之间，但郭靖自幼在蒙古受神箭手哲别传授，再加上精湛内力，弓箭之技，天下无双，法王自是瞠乎其后。他连珠三箭，

第一箭劈箭，第二箭断弓，第三箭却对准了忽必烈的大纛射去。

这大纛迎风招展，在千军万马之中显得十分威武，猛地里一箭射来，旗索断绝，忽必烈的黄旗立时滑了下来。城上城下两军又是齐声发喊。

忽必烈见郭靖如此威武，己军士气已沮，当即传令退军。

郭靖站在城头，但见蒙古军军形整肃，后退时井然有序，先行者不躁，殿后者不惧，不禁叹了一口气长气，心想：“蒙古精兵，实非我积弱之宋军可敌。”想起国事，不由得忧从中来，浓眉双蹙。朱子柳、杨过等见他扬威于敌阵之中，耀武于万众之前，但竟没半点骄色，心下无不深佩。

忽必烈退军数十里，途中默思破城之策，心想有郭靖在彼，襄阳果是难克。法王道：“殿下亲眼所见，若非杨过那小子出手救援，郭靖今日性命不保。老衲早知那杨过是个反复无常之徒。”忽必烈道：“不然！料那杨过是要手刃郭靖，为父报仇，不愿假手于人。我瞧他为人飞扬勇决，并非深沉险诈之小人。”法王不以为然，但不敢反驳，只道：“但愿如殿下所料。”

蒙古兵退，襄阳城转危为安。安抚使吕文德兴高采烈，又在元帅府大张筵席庆功，这一次杨过也被请为席中上宾。众人对他飞身相救郭靖时出手迅捷、奋不顾身，无不交口大赞。武氏兄弟坐在另席旁座，见杨过一到立时建功，不免心生妒意，又怕经此一役，郭靖感他相救之德，更要将女儿许配于他。两兄弟一言不发，只喝闷酒。

筵席过后，一行人回到郭靖府中。黄蓉请杨过到内堂相见，温言嘉赞。杨过逊谢。郭靖道：“过儿，适才你使力强猛，胸口可有隐隐作痛么？”他担心杨过昨晚走火之余，今日城头使力狠了，只恐伤了内脏。

杨过怕黄蓉追问情由，瞧出破绽，忙道：“没事，没事。”随即岔开话题，道：“郭伯伯，你这飞跃上城的功夫，那真是独步武林了。”郭靖微笑道：“这功夫我搁下已久，数年没练了，不免生

疏，这才出了乱子。”其实昨晚他若非运用真力助杨过意守丹田，以致大耗元气，那么使“上天梯”功夫之际，即使有法王射箭阻挠，也难为不了他。但他于此节自然不提，只道：“当年丹阳子马道长在蒙古传我这功夫，想不到竟用于今日。你若喜欢，这功夫过几天我便传你。”

黄蓉见杨过神情恍惚，说话之际每每若有所思，他今日奋力相救郭靖乃万目共睹，自是更无可疑，但终究放心不下，说道：“靖哥哥，今晚我不大舒服，你在这儿照看一下。”郭靖点头答应，向杨过说道：“过儿，今日累了，你早些回去休息罢。”

杨过辞别两人，独自回房，耳听得更楼上鼓交二更，坐在桌前，望着忽明忽暗的烛火，心中杂念丛生，忽听得门上剥啄一声，一个女子声音在门外说道：“没睡么？”正是小龙女的声音。杨过大喜，一跃而起，打开了房门，只见小龙女穿着淡绿色衫子，俏生生的站在门外。杨过道：“姑姑，有什么事？”小龙女笑说道：“我想来瞧瞧你。”杨过握住了她手，柔声道：“我也正想着你呢。”

两人并肩慢慢走向花园。园中花木扶疏，幽香扑鼻。小龙女望了望天上半边月亮，道：“你非亲手杀他不可么？时日无多了呢。”杨过忙在她耳边低声道：“此间耳目众多，别提此事。”小龙女痴痴的望着他，说道：“等到月亮圆了，那便是十八日之期的尽头。”

杨过矍然而惊，屈指一算，与裘千尺别来已有九日，若不在一二日内杀了郭靖夫妇，毒发之前便不能赶回绝情谷了。他幽幽叹了口气，与小龙女并坐在一块太湖石上。两人相对无语，柔情渐浓，灵犀互通，浑忘了仇杀战阵之事。

过了良久，忽听假山外传来脚步之声，有两个人隔着花丛走近。

一个少女的声音说道：“你再逼我，干脆拿剑在我脖子上抹，也就是了，免得我零碎受苦。”一个男人声音气愤愤的道：“哼，你三心两意，我就不知道么？这姓杨的小子一到襄阳，便在